

卷五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 宋 邢昺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四書·論語·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76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影像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學而第一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
之名及第次也當第子論撰之時以論
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
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
在在乎行德曰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學
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
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
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數則瀆矣。○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嫌讀爲上聲去聲故之。

論註疏解經卷第四

論註疏解經卷第五

宋邢昺疏

公冶長第五

正義曰此篇大指明賢人君子仁知

學爲君子卽下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是也故次里仁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

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

紲繩也所以拘罪人

疏

子謂至妻之。正義曰此章弟子公冶長之賢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者納女於人曰妻孔子評論弟子公冶長德行純備可納女與之爲妻也雖在縲絏之中

非其罪也者繩黑索綽擊也古獄以黑索拘攀罪人於時治長以枉濫被繫故孔子論之曰雖在繩綽之中實非其治長之罪也以其子妻之者論竟遂以女子妻之也。○孔曰至罪人○正義曰云冶長弟子魯人也者案家語弟子篇云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爲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冶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爲說也張華云公冶墓在陽城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舊說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繩綽以其不經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子謂南容至妻之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此南容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避免於刑罰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

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者此家譜弟子篇文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南宮富适字子容卽擅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以昭七年左氏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中孫纓生南宮縚是也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

子謂子賤

王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

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王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

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王曰此章論子賤之德也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者此評論之辭也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而學行之乎明魯多君子故子

賤得學爲君子也。○孔曰至不齊。正義曰案家語弟子篇云宓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之故孔子大之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文器也○孔曰言文器用之

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

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孔

子貢至瑚璉也○正義曰

此章明弟子子貢之德也子貢曰賜也何如者子貢見夫子歷說諸弟子不及於己故問之曰賜也已自不知其行何如也子曰文器也夫子答之言文器用之人但器有善惡猶未知已器云何故復問之也曰瑚璉也者此夫子又爲指其定分瑚璉黍稷之器宗廟之器貴者也言文是貴器也○包曰至貴者

義曰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

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瓊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瓊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引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馬

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

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

○孔或曰至用

佞○正義曰此章明口不須佞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者佞口才也或有一人言於夫子曰弟子冉雍雖身有仁德而口無才辯或人嫌其德未備也子曰焉用佞者夫子語或人言仁人安用其佞也禦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給屢憎於人者夫子更爲或人說佞人之短屢數也言佞人禦當於人以口才捷給屢致憎惡於人謂數

爲人所憎惡也不知其仁焉用佞者言佞人既數爲人所憎惡則不知有其仁德之人復安用其佞耶○正義曰屢數爲云佞人口辭捷給數謂人所憎惡者案左傳云寡人不佞服虔云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也而此云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而以不佞爲嫌者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惡之稱但爲佞有善惡耳爲善捷敏是善佞祝鮀是也爲惡捷敏是惡佞即遠佞人是也但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雖多情或不信故云焉用佞耳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曰開弟子漆

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鄭曰善其志道深

子使漆雕開之行子使漆雕開仕

子姓開字子開孔子使之仕進也對曰吾聞之孝子將開意志於學道不欲仕進故對曰吾於斯仕道之盡未能信言未能究習也子說者孔子見其不及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註孔日至究習○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漆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馬曰桴編

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

孔曰喜與

已俱行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鄭曰子路

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

取哉言唯取於已古字材哉同

子曰至取材○正義曰此章仲尼患

申國不能行已之道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桴竹木所編小桴也言我之善道中國既不能行即欲乘其桴桴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幾能行已道也從我者其由與者由子路名以子路果敢有勇故孔子欲令從已意未決定故云與以疑之子路聞之喜若喜夫子欲與已俱行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耳其說有二鄭以爲村桴村也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村也示子路令知已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一曰村讀曰哉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便喜不復顧望孔子之微意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者言唯取於已無所取於位人哉○馬曰至曰桴○正義曰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桴小者曰桴者爾雅云𦗷�也郭璞云水中浮篠炎云�水中爲��也方言云�謂之��之後箇秦晉之通語也方��浮音義同也

子路問子路使乎子曰不知也

孔

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

孔曰賦兵賦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

孔

曰千室之邑

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

孔

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

爲行人不知其仁也

孟武至仁也○正義曰此章明仁之難也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者魯大夫孟武伯問於夫子曰第子子路有仁德否乎夫子以爲仁道至大不可全名

故答曰不知也又問者武伯意其子路有仁故夫子雖答以不知又復問之也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之能言由也有勇千乘之大國可使治其兵賦也不知其仁也言仁道則不全也求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冉求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者此孔子又答武伯以冉求之能也言求也若卿大夫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可使爲之邑宰也仁則不知也赤也何如者此句又武伯問辭言弟子公西赤仁道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道其仁也者此孔子又答以公西赤之才也言赤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之官盛服束帶立於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客言語應對也仁則不知○墨子曰財無賦○正義曰案隱四年左傳云徵邑以賦與陳蔡從服凌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正謂以兵從也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一匹牛三頃四丘爲甸甸六

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註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註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註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室之邑鄉大夫之邑者大學云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鄭註云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又鄭註云采地一同一同之廣輪也然則此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鄉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左傳曰唯卿家據一同一也○靈馬曰至行人○正義曰云赤弟子公西華者案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爲行人者按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言公西華任此官也

云吾與女俱不如去蓋欲以慰子貢也

子謂至如也○正義

曰此章美顏回之德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者愈猶勝也孔子乘廡問弟子子貢曰女之才能與顏回誰勝對曰賜也何敢望回者望謂比視子貢稱名言賜也才劣何敢比視顏回也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者子貢更言不敢望回之事假設數名以明優劣一者歛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回亞聖故聞始知終子貢識淺故聞一纔知二以明已與回十分及二是其懸殊也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者夫子見子貢之答識有懸殊故云不如也弗者不之深也既然答子貢不如又恐子貢慚愧故復云吾與女俱不如欲以安慰子貢之心使無慚也

季子畫寢

孔曰宰予第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

色曰朽腐也雕琢刻画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正固朽鏽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功猶不成於予與何豈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女乎深責之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正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畫寢

宰予至改是○正義曰

此章勉人學也宰予畫

寢者弟子宰我晝曰寢寐也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者此孔子責宰我之辭也朽腐也雕琢刻画也朽鏽也言腐爛之木不可雕琢刻画以成器物糞土之牆易爲堆壞不可朽鏽塗填以成華美此二者以喻人之學道當輕尺璧而重寸陰今乃廢惰畫寢雖欲施功效之亦終無成也於予與何誅者誅責也與語辭言於宰予何足責乎謂不足可責乃是責之深也然宰我處四科而孔子深責者託

之以設教耳。宰我非實情學之人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者與？亦語辭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即信其行以爲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發於宰予晝寢言行相違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

○包曰：宰予弟子宰我。

○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

○王曰：朽

○正義曰：釋宮云：鏹謂之朽。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朽。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朽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爲朽。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包曰：申張魯人子曰

張也。

○正義曰：怨多情慾。

○疏曰：子曰：至得剛。

○正義曰：此章句云：子曰：吾未見剛者。剛謂質直寡慾今張也。多情慾者也。夫子以柔板故云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張者或人間申續史記云申張魯人。

○正義曰：申張會人。正義句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馬

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正義曰：言不能止

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疏曰：子貢至及也。正義曰：此章

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加陵也。諸於也。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己。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者爾女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己。亦爲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章明也文彩形質

著見可以耳目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貢至聞也○正義曰此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道深微難知言夫子之述作感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聽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者天之所命人所受以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與及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性者至聞也○正義曰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註云天命謂天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天之質

人所尊愛慶也言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或義善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其實自然天性故云天者入之所受以生也云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者案易乾卦云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享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謂天之體性生養萬物善之大者莫善施生元爲施生之宗故言元者善之長也嘉美也言天能通暢萬物使物嘉美而會聚故云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貞者事之幹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氣成就濟物使物皆得幹濟此明天之德也天本無心造元亨利貞之德也天本無心豈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功爲天之四德也此但言元亨者略言之也天之爲道生生相續新新不停故曰日新也以其自天之德也天本無心造元亨利貞之名也但聖人以人事託之謂此自然之性及天之自然之道皆不知所以然而然不是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者言人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註孔曰前所聞未及行

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正義曰此章

言子路之志也子路於夫子之道前有所聞未能及行唯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註孔曰孔文子衛大

夫孔圍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註

孔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子貢至文也○正義曰此章言文爲美謚也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者言文是謚之美者故問

衛大夫孔圍有何善行而得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者此夫子爲子貢說文子之美行也敏者疾也下問問凡在己下者言文子之疾而反好學有所未盡不羞恥於問已下

子之疾而反好學有所未盡不羞恥於問已下

也者案謚法云勤學好問曰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註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

僑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

義

子謂至也義○正義曰此章美子產之德子謂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孔子評論鄭大夫子事上使下有君子之道四焉下文是也其行已也恭者一也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者二也言承事在己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者三也言愛養於民振乏賙無以恩惠也其使民也義者四也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得宜不妨農也○註孔日至孫僑正義曰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大

天公孫僑也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
王父字爲氏據後而言故後或謂之國僑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文而敬之

周曰齊大夫晏姓

平謚名嬰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文而敬之

正義曰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

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爲善

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

名嬰○正義曰云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者案左傳

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

也謚法治而清省曰平

子曰臧文仲居蔡

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

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

居蔡僭也山節藻棁

包曰節者柵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

者梁上柵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

孔曰

非時人謂之爲知○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言蔡者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柵也刻鏤爲山形故云山節也藻棁者藻水草有文者也棁梁上短柱也畫爲藻文故云藻棁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爲知○包曰至僭也○正義曰云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彊生哀伯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是公子彊曾孫也彊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故姓曰臧也云文謚也者謚法云道德博厚曰文云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者漢書食貨志云元龜爲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是大龜爲大龜蔡是龜之名耳鄭玄包咸皆云出蔡地因以爲名未知孰是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故知此龜長尺二寸此國君之守龜臧氏爲大夫而居之故云僭也○

包曰至奢侈。正義曰云節者柶也者釋宮文云刻鏤爲山柶者梁上柶謂之柶柶謂之梁其上柶謂之柶柶謂之柶郭璞曰柶侏儒柱也藻柶者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爲之故言其奢侈文三年左傳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註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鬪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註孔曰皆齊大夫

作亂陳文子惡之捨其四十四馬違而去之至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註孔曰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註子張至得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曰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爲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愠懃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令尹慮其未曉也子文有此美行子張疑可謂仁故問曰何如子曰忠矣者孔子答之爲行如此是忠臣也曰仁矣乎者子張復問子文此德可謂仁矣乎曰未

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如其所說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者此子張又舉齊大夫亂弑其君米陳文子惡之故家雖富有馬十乘謂四十匹也而輒捐棄違去之至於他國亦遇其亂陳文子則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復往一他邦則又曰猶吾齊大夫崔子也而違去之爲行若此其人何如子曰清矣者孔子答言文子辟惡逆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可止者可謂清潔矣曰仁矣乎者子張意其爲仁故復問之曰可以爲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者孔子答言據其所聞但是清耳未知他行安得仁乎。孔曰至於葬○正義曰案宣四年左傳云初若敖娶於邢生關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邢淫於邢子之女生子文晉郊夫人使棄諸橐中虎乳之郊子母見之懼而歸夫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

太宰爲長家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從大夫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鬻敖爲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告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孔日至去之○正義曰云皆齊大夫者並見春秋故知之云崔杼作亂者左襄二十五年云四十四馬自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爲乘經言于乘故知四十四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冉斯可矣

鄭曰季文

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乃三思○李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者孔子聞之曰不必乃三思但再思之斯亦可矣○鄭曰至三思○正義曰案春秋文六年經書春秋季孫行父如晉左傳曰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云所謂文子二思故知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謚法云道德傳厚曰文

子曰甯武子

主

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曰

孔曰佯

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子曰至及也○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

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此其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佯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者言有道則知人或可及佯愚似實不可及也○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

○正義曰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杜元凱註云此其愚不可及也是甯武子即甯俞也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

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

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子曰歸與

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正義曰此章孔子在陳既文言其欲歸之意也與語辭再言歸與者思歸之深也狂者進取也簡大也斐然文章貌言我所以歸者以吾鄉黨之中未學之小君子等進取大道妄作穿鑿斐然而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故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也不即歸而言此者恐人怪已故託此爲辭耳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

主

孔曰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疏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然是用希。正義曰

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子孤

竹國名○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

公信伯長也夷謚也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

齊亦謚也太史公曰伯唐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

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

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

右欲與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革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

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

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者是也孤竹北支之遠

國名地理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郡曰故伯夷

子曰微生高直

疏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

疏

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或乞

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疏

子曰至與之○正義曰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孰謂微

生高直者孰誰也孔子曰誰言魯人微生高性行正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者此孔子言其不直之事醯醋也諸之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醯時自無之卽可答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疏

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恥之

丘亦恥之

疏

孔曰左丘明魯太史匿然而友其人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疏

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子日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魯太史左丘明與聖同恥之事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爲巧好言語含善顏色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魯太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恥此諸事不爲適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亦俱恥而不爲也。正義曰此讀足如字便僻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恭也。○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文者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正義曰憾恨也。顏淵曰願伐善。○正義曰不自稱己之善無施勞。○正義曰不以勞

事置施於人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正義曰懷歸也

疏○正義曰此章仲

尼顏淵季路各言其志也。顏淵季路侍者二弟子侍孔子也。卑在尊旁曰侍子曰盍各言爾志者爾女也。盍何不也。夫子謂二弟子曰何不各言女心中之所志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憾恨也。衣裘以輕者爲美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破敝之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志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者誇功曰伐言願不自稱伐已之善不置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子路曰願聞子之志者二子各言其志。畢子路復問夫子曰願聞子之志古者稱師曰子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者此夫子之志也。懷歸也。言已願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待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曰

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責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有過莫能自責也

訟猶責也已終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已過而內

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之邑

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焉於虔切寫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義蓋得通故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五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雍也第六

正義曰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知

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

之德行南面謂諸侯也言冉雍有德行堪任爲諸

候治理

仲弓問子桑伯子

王曰伯子書傳無見

焉子曰可也簡孔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孔曰居身敬肅